

編 者 的 話

解放后，我国广大劳动人民获得了彻底翻身，摆脱了过去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生活，做了社会的主人，生活一天比一天幸福，一天比一天美好。可是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老一辈的人应该经常重温过去的苦难和艰苦斗争的历史，增强革命意志，永不忘本；年青一代，正如有人说的，他们是“吃蜜长大的”，而他们肩负的历史使命却是异常重要而神圣的，历史要求他们要做红色的革命接班人，接过老一代手中的革命红旗，坚定地将革命进行到底。因而年青一代就更应该了解过去老一辈所走过的血泪道路，牢记阶级苦，阶级仇，深知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更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新社会，站稳革命立场，勇敢地投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将陆续编辑出版一批四史书籍，为读者提供生动具体的活材料。

現在出版的《換了人間》是一部奴隸史集。其中大多數文章都曾在報刊上發表過，收入本書時在文字上做了某些修改。在編輯過程中，承蒙不少機關單位和作者給予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謝。此外，衷心地希望廣大讀者對我們四史的編輯出版工作多多提出意見。

目 录

换了人間	(1)
牧羊传	(8)
奴隶的血和泪	(15)
今昔两重天	(25)
我的家史	(34)

換 了 人 間

宝魯楚魯 口述 刘 珍 記

我是通辽市大林公社西归力生产大队第六生产队长，叫宝魯楚魯，今年四十五岁，解放前我們一家是西归力蒙古地主那木斯来家的奴隶。想起过去受的苦，看看今天的幸福生活，我真感謝共产党和毛主席。

我 的 一 家

阿媽生了我們兄妹十一个。在三十三年前姐姐被牧主卖了，至今不知死活。我二弟得了病因为没有錢医治而死去，三弟两岁时得了重病，被牧主活活地扔出去喂狗了。在旧社会奴隶的命还不如牧主家的狗。現在活着的有我阿媽和我們兄妹八个，盼来了新社会，我們过上了幸福生活。

阿媽的遭遇

旧社会我家受的罪，說上三天三夜也說不完！先說我可怜的阿媽的遭遇吧。她老人家是在六十六年前和外祖母一起从关里被牧主买来的，当时才二岁。在她十四岁那年，牧主把她領到碾房和碾子拜了天地。所以在旧社会我們都說姓“楚魯”（石头），我的名字叫宝魯楚魯就是这样来的。按牧主家的家規奴隶們不許在屋內生孩子，听阿媽說，我是在牛棚里生的。那耐因为找不到一块布，阿媽把冻僵的我从外边抱进屋里放在热灰里取暖。牧主还有这样的家規，奴隶生完孩子当天就得下地干活。阿媽生完我当天就起来挤二十一头牛的奶，还得喂猪喂狗，背柴火，端屎端尿。可是，牧主的老婆生了孩子却叫阿媽跪在地上用双手端着飯菜一匙一匙的喂她。就这样，狼心狗肺的牧主一天还得打罵我們，用馬鞭、木棒、皮条子打，有时还罰我們全家下跪。阿媽不論受什么样的刑法都能咬牙忍受，可是當我們这几个不懂事的孩子，跪在牧主面前被鞭打时，从阿媽的脸色就可看出她老人家內心的苦痛，和对牧主憤恨的心情。我还記得最厉害的一种刑法，就是在阿媽头上放一面鏡子，上面放一碗水，牧主坐在炕上看着，水一动，就用木板打

嘴巴。这样的奴隶生活，阿媽整整过了五十一年。她老人家虽然沒被折磨死，可是已經成了残废。

骨 肉 分 离

在我八岁那年，牧主的女儿要出嫁，他們一家乐的閉不上嘴，可是，我們母子却要分离了。就在牧主的女儿出嫁这天，阿媽被牧主叫去了。牧主叫我和十岁的姐姐随着他姑娘去当小奴隶。阿媽不愿意讓我和姐姐去，就跪在牧主的面前苦苦地哀求，可是狠心的牧主瞪着牛一样的眼睛罵着說：“你們是我家的奴隶，別說跟我女儿去，就是卖給人家也得跟着走，若說一个不字，我宰了你！”一脚把阿媽踢倒。就这样，我和可怜的姐姐被扔到大筐里，盖上麻袋，用繩子綁上拉走了。

連狗都不如的生活

天下烏鴉一般黑，各地牧主一样狠。現在离开了阿媽，有誰来爱护我們呀。到了牧主家，牧主把我們領进下屋，指着鍋台告訴我們：“你們就在这儿住”，又給我們一个破罐子和一个木勺子說是吃飯用的。十岁的姐姐每天挤牛奶，烧水，洗衣服，我被派去放牛

犢。夏天我沒鞋穿，瘡癩狗子把脚扎爛了，冬天衣不遮體，大風雪天也得跟牛屁股后跑。說起來，那時的生活真不如牧主的狗，牧主的狗都睡在炕上，还得鋪上毡子，吃好肉好飯。牧主的心比狼还狠哪，他們時常用馬鞭、木棒抽打我們，有時还压杠子或吊在馬桩子上，一直折騰到說不出話才放开。我十二岁那年，七月的一天，放牛回来，忽然姐姐不見了，听人說，狠心的牧主把她賣給人販子了。我当时就大哭起来，我要姐姐呀，我要媽媽呀！可是，媽媽和姐姐都远离了我。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了！

劳工的苦难

在我二十五岁那年，牧主又把我賣給宝呼陶庙东木巴大喇嘛，以我代替他侄儿去做劳工。劳工們每天三頓飯，一頓給一碗稀粥，想吃点野菜都找不到。国境綫上的索伦冬天冷得很，可我穿的是一条用破口袋做的褲子，上身穿着磨光了毛的光板皮袄，头上沒有帽子，脚底下沒有鞋，冻的我不知往哪里躲藏。到了夜里就难熬了；呼呼的西北风吹到身上像針扎的一样，困的实在沒办法，就鑽进树叶堆里睡一觉，不一会又冻醒了。这样的生活整整过了二年多。日本投降后，大部分劳工都回家了。我想起我可怜的阿媽，我不能

不回去。我一連走了二十四天，才走到了家鄉。我們母子二人一見面就抱頭大哭起來，我那幾個小弟弟小妹妹都不認識我，听阿媽說后，他們也都哭了。本來離別十多年的親骨肉，能見面是一件喜事，可是在那黑暗的社会里，又成了阿媽的伤心事。阿媽哭着說：

“孩子，咱們做奴隶的命多苦啊，你姐姐現在不知在哪里，阿媽多么想見她一面……”听阿媽這一說，我們全家又都抱頭大哭起來了。“可怜的孩子，好容易逃出虎口，怎么又回来了，到那儿也比当奴隶强呀！”

“阿媽，我死也不离开你。”“孩子，咱們是人家的奴才，由不得你，好孩子，听阿媽的話，快回牧主家去吧，阿媽再也不愿看你被皮鞭抽打着走。”第二天阿媽脫下自己的破皮袄，給我穿上，我們母子又像十七年前一样哭着分离了。

一 笔 血 債

这是阿媽告訴我的：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的一天，在西归力放牛的十四岁的四弟查干失踪了，都說他找八路軍去了。牧主那木斯来知道后，把国民党警察德义章請来，逼着我父亲把四弟交出来，他一面罵我們奴隶要造反，一面揍我父亲一頓棒子。第三天我父亲就死了。喝了一輩子苦水，当了一輩子奴隶的阿爸就

这样活活地被打死了。

天下穷人一条心

一九四七年的六月一天晚上，我刚挑完水进里屋，一个不相识的人站在我的面前，说找我谈话。他们一共七个人，再三地问我：“生活苦不苦？挨打不？”又说，“我们是帮助穷人闹翻身的工作组。”当时我怕挨牧主打，什么也没敢说。从那以后牧主表面上对我好些了。可是几天以后突然来了一股国民党的马队，牧主们高兴得上了天。第二天中午牧主把我吊在树上用皮鞭子、木棒子一面打一边问：“鬼崽子，你和八路军说什么了？”打的我皮开肉绽，鲜血直往下流，最后我昏过去了，当我醒来时，已倒在沙坨子上。我挣扎着起来，忍受着身上的苦痛，一步一步地移动，不知走了多少时候才走到舍力布老大爷家。舍力布老大爷也是穷苦人，他很同情我的遭遇，给我洗伤口然后包扎。由于得到他老人家的照顾，我这条命算是保住了。

千年奴隶唱新歌

一九四七年秋天，共产党、毛主席的队伍开来了，

各族人民見了太陽。毛主席派來了工作組，成立了農會，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打倒了奴隸主，斗垮了地主惡霸。我和阿媽也團聚了。土改後黨引導我們又走上了互助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幸福道路。家鄉變了，出現了五穀豐登、六畜興旺的新景象。隨着生產的發展，我們家的生活和所有社員一樣，衣食住行都得到了解決，而且逐年提高。我四十八歲時，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土改以來，一直作區幹部、支部書記、生產隊長等重要工作。曾七次被評選為生產隊、公社和市的勞動模範，帶上了光榮花，現在還是市人民代表，這是黨和人民對我的信任，舊社會過了二十九年奴隸生活的我，現在當家做主了，我怎能忘了黨和毛主席的恩情哩！

牧 羊 传

——尔登格什格血泪史

高占起 曹文彬 张向午 编写

最近，我們到翁牛特旗东部的白音套海公社响水大队去工作，大队給我們介紹了老牧工尔登格什格的模范事迹。我們怀着敬佩的心情，拜訪了尔登格什格。一开始我們就要求他講講經驗，尔登格什格說，我沒有啥經驗，还是講講我放羊的历史吧。就这样他給我們講起他的历史了。

尔登格什格說：“我放羊是从三岁那年开始的……”“哈哈”我們以为尔登格什格开玩笑呢，几个人同时都笑了。

“你們甭笑，是真的。”他很严肃地說，同时脸上失去了笑容，“从我阿爸那輩子起，我們就是大牧主那德木都的奴隶。我阿爸成年累月給那德木都放羊，晚上回来还得干那又重又累的活儿，吃不飽，穿不暖，

还得挨牧主的皮鞭，刚到三十岁，身子骨被折磨得就只剩一把骨头架子了。有一天，我阿爸病了，他向牧主央求告几天假养养病。狠心的那德木都说我阿爸是装病，不但不给假，还叫挑四十担水。奴隶的命在牧主手里攥着呢，牧主说一，你不敢二。没办法，我阿爸挺着有病的身子又上工了。刚挑了四担水，就累得吐了好几口鲜血，当时昏倒在地上。那德木都用马棒敲打着阿爸的踝子骨，横眉竖眼地说：“妈的，装什么蒜？快挑！等着用水呢！”我阿爸醒过来，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可是那有力气呀，刚探起半截身子，眼前一黑，又吐了两口血，咕咚倒在地上，双眼一合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可怜阿爸，临死的时候连一句话都没有说。那德木都看见我阿爸断了气，装作不知，说：“装死也不行，挑不了四十挑子水，十天不给你饭吃！””

阿妈闻讯后，就昏倒在地上，好半天才醒过来，她也顾不得管我了，跪到阿爸的尸体旁，哭个死去活来。眼泪哭干了，嗓子哭哑了。一些好心肠的邻居，也都站在旁边擦眼抹泪。阿妈哭着哭着不哭了，她像疯了一样，站起来就向水井跑去，要往下跳。“散旦嫂子，你可不能走这条路哇，家里还有三岁的孩子呢！”一位好心的邻居，连忙跑上去拽住了阿妈的胳膊，劝说着。阿妈停住了脚，像个傻人了，眼发直地

瞅着这位拽她的邻居半天，她哇的一声又哭起来。邻居們七湊八湊，弄了一領炕席，总算把我阿爸卷着埋了。

第二天，那德木都提着馬鞭子到我們家，他站在門外，一手杈腰，一手摸着八字胡，凶狠狠地說：

“別以为你男人死了就算完事儿，別忘了你們是奴隶！我的羊还在圈里呢，赶快給我放去！”那德木都的声音像破鑼，听了真吓人。我害怕他进屋打我，就鑽到阿媽的胳肢窝下，連大气也不敢喘。阿媽紧攥着我的脖子，嘴里哼哼地答应着。听听外边沒动静了，我才从阿媽的胳肢窝底下鑽出来，看看阿媽的脸，她的眼睛直楞楞地瞅着門外，一句話也沒說。

从此，阿媽就背着我，接替阿爸的差事，赶着羊群上山給那德木都放羊去了。夏天，还好說，一到冬天，就是我們娘俩的难关。我身上只披着一块破羊皮，光着脚丫，趴在阿媽背上，一刮风下雨，把手脚冻的像猫咬似的疼。我哭了，阿媽就把我揣在怀里，她的衣裳已經穿了十来个冬天了，冰凉冰凉的，那能遮寒哪！我还是哭，阿媽愁得沒办法，最后她想出了一个主意，把羊圈到避风的地方，把我放在羊群当中，用羊来給我暖身子，羊身上那股又羶又臭的味儿，直往鼻子里冲，可总比挨冻好受些。

尔登格什格講到这里心里有点不好受，就停了

一会，然后喝了一口茶，接着說：“我十三岁那年，那德木都看我长大了，就說：‘尔登格什格我告訴你，明几个别和你阿媽在一块放羊了，羊多了，一人放一群。’‘不，我不离开阿媽。’我說。‘媽的！你阿媽死了，你也离不开！’他把眼睛一瞪，不容我分說，叭叭就打了我一頓耳光。当时我的脸就肿了，血順着嘴唇往外流出来。阿媽看見这种情形很难过，眼里含着泪，擦着我嘴上的血說：‘孩子，去放吧，咱們的命在人家手里呢，你阿爸留下你这么一条根，有个好歹的……’”阿媽哽哽咽咽地哭起来，再也說不下去了。

就这样，十三岁那年，我就給那德木都放二百多只羊。那德木都是个既凶残又吝啬的家伙，早晨給的是两半碗糠粥，晌午还不叫下山，只給拿一块半尺长都有味儿的熟羊腸子。人是鉄，飯是鋼，不給东西吃那能走得动啊！羊在头里跑，我在后边撵，干着急赶不上，身上发虚，直冒冷汗，眼前一冒金花，就栽倒山上，帮硬的石头，把手脸都給碰破了。实在餓了我就拔一些野草根儿吃，吃这些东西拉不出屎来，肚里憋得难受。白天在山上受了一天罪；晚上回来也沒甜头，住在一个土窖子里，冬天烟熏死，夏天活悶死。阿媽求爷爷告奶奶似地向那德木都要来半块笆头，支在門口挡住露水。我睡在底下，爬了一天山尖儿，連

累帶餓，躺下什麼也不知道了，早晨起來一看，叫蚊子叮了滿身疙疸。

我到十三歲了，還從沒穿過一條褲子呢。給那德木都放羊時，他為了體面，給了五張死羊皮。阿媽把它剪開，用麻繩子給我縫了一身山羊皮衣，這才算穿上褲子。一身皮衣整整穿了七年，冬天毛朝里，夏天毛朝外，破了縫，縫了又破。皮子把毛磨光了，硬得像石頭，把大腿都磨破了。有一天，我賭氣不穿了，那德木都看見就罵道：“媽的，沒羞恥，赤身露體都不如牲口，沖了佛爺我要你的命！”阿媽最怕我遭到不測，吓得她天天逼着我穿，穿在身上一走路，嘩啦嘩啦直響。給那德木都放了十幾年羊，連阿媽的臉都很少看見，早晨摸黑就走，晚上看不見道才回來。點不起燈，也看不到阿媽的臉色，只能聽到阿媽的聲音。

給那德木都放了二十多年羊，身上剝了一層皮。挨皮鞭比吃飯的回數還多，羊瘦了挨揍，羊流產了也挨揍；羊丟了毛也挨揍。我連一只羊都不如。有一年天氣旱，草沒長起來，羊吃不飽，瘦了。那德木都說我不往好草地方趕了，扒下了我的破皮袄，搽倒地上就是一頓皮鞭，打得我坐又不敢坐，躺又不敢躺。阿媽給我割來些軟草鋪在地上，我躺下連身都不敢翻，一動彈全身就像刀割一樣，這次傷還沒好全，下次又挨上了。一天，太陽剛冒紅我就去撒羊了。那德

木都看我撒晚了，冷不防就抽了我一頓皮鞭子，剛漸好的鞭傷又給打破了，鮮血順身上往下流，我不能走了。阿媽要一個人放兩幫羊，我怕連累了她老人家，硬是撐起一根棍子，一步一拐地趕着羊群向山上挪。

晚上回來，一只羊把腿撞斷了，那德木都罵道：“媽的，怎麼把羊腿打斷了！”他掄起皮鞭就沒頭沒腦地打我，把我疼的暈倒在地。這時，正趕上阿媽圈羊，看我挨了這樣毒打，趕忙撲到我身上，拉着那德木都的皮鞭，哭着央求：“東家，修修好，留下我們這條根吧，羊斷了腿讓我們賠吧！”“你們這些窮奴隸的命，還不如羊值錢！”那德木都的皮鞭又無情地落在阿媽的身上，衣服打破，血也滲了出來，可是她一動也沒動。那德木都打得臭汗直淌才住了手，說：“這回便宜你們，扣你們一年的工錢，若死了羊我叫你們拿命頂！”我一直趴了半年炕，這半年可苦了阿媽，她一個人放四百只羊，什麼也沒撈着，要不是用野菜糊口，早就完了。

爾登格什格說着，便把衣服脫下，側過肩膀給我們看看他那布滿脊背的傷痕。

“這是階級仇恨的標志啊！”我們憤慨地說。“說起舊社會來，簡直沒有窮人的活路；現在呀，是上天堂了。”散旦老太太插嘴說。“要不是毛主席，那有今天！”爾登格什格用深情的目光掃了一下牆上的

毛主席像，說：“你們不是問我的經驗嗎？我沒有旁的經驗。反正毛主席共产党把咱这个奴隶从苦海里救出来，叫咱翻了身，作了主人；合作化又把咱們領到幸福的道上来。我只有一个心眼儿，永远跟着党走，我把这一顆心交給了集体，給社里放一輩子羊，这就是我的經驗。”

當我們与尔登格什格母子告別的时候，已經是深夜了。但尔登格什格的辛酸史激动着我們。“忘記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讓我們牢記过去的階級血泪仇吧！

奴隶的血和泪

共青团翁牛特旗委员会 编写

一九五九年五月某日，一位六十多岁的老牧民走进了共青团翁牛特旗委的院子。老人名叫白音大来。他进得院子来，东瞧瞧，西望望，走进办公室，忽而唉声叹气，忽而喜上眉梢，流露出使人难以捉摸的感情。

我们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老人，说：“快请坐，你第一次来这里吧？”

老人说：“不，三十年前来过啊……同志，你们知道这是谁的院子吗？”

我们回答说：“听说是伪旗长王爷的院子。”

老人说：“对了，这是以前翁牛特旗执政王拉沁旺其嘎的住宅，三十年前我来的那趟，是走一步磕一个头进院的。那时，我是奴隶，因实在受不了王爷小儿子的辱骂，推了他一下子，被王爷的管家抓来打了顿黑蟒鞭，让我做一个永远带‘罪’字的奴隶，后来，我逃

出王爷府，跑到巴林旗、阿魯科尔沁旗，过了多年流浪生活。解放后，我才回到翁牛特旗和儿女团聚。”

老人的話使我們深受感动。

他接着又說：“現在，你們在这里办公多幸福呀，可別忘了过去老一輩們在这里受的苦啊……”

一九六二年冬天，翁牛特旗广大青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时，想起了这位老人在团委办公室里講的这番話，我們組織了工作組到白音汉公社，訪問了在王爷府当过三十多年奴隶的十位老人，他們恳切地对我們說：“把牧民在旧社会受的苦处記下来，告訴給我們的子孙后代……”

王府里的小姐和奴隶

拉沁旺其嘎有两房太太，一个妹妹和三个女儿。他們每人都有八名男女奴隶伺候。这些太太和小姐們，每頓飯菜各有不同，而且每頓飯总是十几样，一般是吃餃子、饅头、面条、炒菜、点心等等。他們吃剩下的飯，常常倒給狗吃。太太和小姐高兴的时候，才把剩菜扔給奴隶們吃，但只許奴隶从地下撿起，不能用手接。有时在他們允許的情况下，奴隶們可以在地下和狗一起搶着吃。

奴隶們一年三百六十天都睡在砖地上，每天喝稀

粥。吃飯的時候是在太太和小姐們外屋地下，常常和狗一起吃，吃得慢一點就被狗搶吃淨了。因為每頓吃飯時，奴隸總要在太太和小姐跟前伺候，所以很少吃上熱粥。吃完飯馬上放起自己的碗，趕快以立正姿勢站在各自固定的位置上，听候吩咐。

奴隸們每天睡的很晚。五十八歲的老太太蓮花說：“那時，我自己有小孩，可是不能照看，晚上把自己的孩子放在地下或院內，去伺候太太的孩子，以後干脆逼着我把孩子送人，專門伺候他們的孩子。”

太太和小姐起床也得奴隸伺候。如果是冬天，奴隸把樹條子燒成火炭，端到屋里給她們烤衣服。以後有了爐子，生爐子時不能出動靜，連火的呼呼聲也不准有，如果驚醒了她們，便挨一頓暴打。小姐起床時，必須把烤熱的衣服披在小姐身上，之後再把洗臉盆端來，把毛巾搭在自己左肩上，右手托着臉盆，左手舉着香皂盒，右腿跪在地上。這時，小姐或太太才開始洗臉。洗完了臉，還得給她們梳頭。奴隸香玉花（現在六十三歲）給得力得根小姐梳頭，因為使勁大了，被打得頭破血流。這些小姐和太太的房角上，經常有十五至二十五根柳條，專門用來打奴隸，看見那個不順眼，就把衣服扒光，四個人扯着手腳，由一人把柳條往火里燒一燒，然後便打。熱條子打人最厲害，一下一條血印。此外，還有冬天脫了褲子臥雪

堆，夏天在太阳地里顶砖等种种刑法。

干蓮花之死

在旧社会，苛捐杂税和牧主的重利盘剥，像座沉重的大山一样，压在贫苦牧民的头上，长年累月喘不出气来。

欽布老人为了还债，含着眼泪把自己可爱的七岁女儿干蓮花送进了王爷府，给拉王的妹妹当奴隶。干蓮花长到十八岁那年，拉王的妹妹得力得根小姐主张，把她配给奴隶吉格登格。他们结婚以后，逐渐有了感情。他们一天到晚伺候小姐和少爷，累得全身无力，腰疼腿酸。小姐少爷们睡了之后，他俩才能回到“奴隶棚”里休息。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三年。

干蓮花二十二岁那年，巴林左旗的阿巴贵吐庙办了庙会，干蓮花随同得力得根小姐和王爷的全家去看热闹。到庙上之后，干蓮花得了病，她男人吉格登格和别人借了一点酒，给干蓮花作药引子。得力得根小姐发现后，说：“你来到巴林左旗找酒喝，丢了翁牛特王爷的脸！够不到屁股的手往天上举，你还想喝酒呢？此罪回去再说！”

从庙上回来不几天，王府里的官员就全集中在一起了，他们有的耳语，有的狂笑，不一会得力得根拿着

王爷的黑鞭来了。她横眉竖眼咬牙切齿地说：“奴才们！把干莲花给我带来。到巴林给翁牛特王爷丢脸的罪过，今天要算算！”话音刚落，就有几个人把怀孕的干莲花捆了起来，扒下衣服。干莲花被打得死去活来，鲜血流了满地，黑鞭也染成了红鞭。残暴成性的得力得根还嫌黑鞭不解恨，竟然拿起一个钢尺打干莲花的乳头，只一下就给打晕过去了。

坏蛋们走后，吉格登格来到干莲花身边急忙呼唤。干莲花才慢慢地睁开眼睛，嘴里流出血水，喘了最后一口气，就离开人世了。

在王爷府里死一个奴隶，就像死一条狗，类似于干莲花这样死去的奴隶，在这个王府不知有多少了。

切吉敖斯尔兄妹的遭遇

切吉敖斯尔给公爷当过差，常往乌丹办事。因为他对王爷府大管家色布吉道尔吉的所作所为不满，公爷死后就被免职回了家。可他在周围群众中很有威望。他的妹妹斯其格，正给当时的执政王——拉沁旺其嘎的叔父（二爷）的大太太当奴隶，色布吉道尔吉暗地派人向这位太太说斯其格和二爷有男女关系。大太太听了后，大怒起来，就把一只大猫装进斯其格的裤子里，然后用大拇指粗的柳条子打斯其格。斯其格在地

上滾來滾去，貓在褲子里又撓又咬。

斯其格帶着嚴重的傷勢回家養病，切吉敖斯爾氣得渾身哆嗦。一次，切吉敖斯爾在烏丹飯館和幾位朋友喝酒，酒後把妹妹的遭遇告訴了朋友，並揚言要上告。沒成想，他的話到了拉王的耳里，拉王馬上派四個人到烏丹捕捉。那時，切吉敖斯爾朋友多，沒有捕到。之後，朋友又托人到拉王跟前說情。拉王和一些官員想出了一條奸計——“死罪免去，活罪難容”，但必須前來賠禮道歉。朋友們把切吉敖斯爾用馬車送到王爺府，剛一下車就被五花大綁捆了起來，押進獄中。

切吉敖斯爾入獄後，每當太陽壓西山的時候總有一頓暴打。在外面干活的人都聽到了切吉敖斯爾的慘叫聲。

拉王打他就是問他出去還告不告，切吉敖斯爾回答說：“因為我有理，你們放我出去，我就要告。”折磨到二十天的時候，切吉敖斯爾向王爺提出要求：“要殺就殺，要放快放，我妹妹的冤，我是要訴的。”這時候王爺作出了殺他的決定，通知他叫他的家屬來看一看他。王爺以“人道”的禮節給他一桌席，叫他吃最後一頓飯。但他說：“我家里什麼人也沒有了，不用來看，王爺的飯我也不吃了，只等明天死。”

第二天，王爺的兵士押着切吉敖斯爾，奔向殺場

結果了他的生命。当时，一些士兵和一些穷苦的牧民們都紛紛落泪，說切吉敖斯尔死的冤枉。

牧 民 生 活 苦

旧社会，牧民受着重重压迫。王爷的残酷統治，奸商牧主的重利盤剝，官府的压榨，土匪的搶劫，使人民群众无法生活。

日本鬼子来了以后，王爷把全旗人民出卖給日本人。拉王挂上了伪旗长的牌子，他手下的“七狼八虎”也都掌握了吃人肉、喝人血，忠实地为日本人效劳的权势。而人民群众的苛捐杂稅，重重的压上三层。日本人布置了差务和杂稅以后，到群众中是层层加碼，从中甲、排长和旗长留下了“应得”的份数。在翁牛特旗的稅务有“十大干”、“六大稅”、“六大費”、“五大差事”。十大干是：牛干、羊干、馬干、皮毛干、粮干、柴干、甘草干、麻黃干、杏核干、大烟干。这些干每年必須按規定的数量交一至二次。

六大稅是：大畜稅、小畜稅、土地稅、园田稅、生猪稅、小鷄稅。这些稅每年二至三次。

六大費是：門戶費、人口費、草料費、車費、役畜費、牋牒費等。

五大差：劳工差、运输差、軍差、成勤差、役畜差。

除了这些苛捐杂稅以外，还有临时性的和地方性的。如摊派食羊、奶食品。

在牧区，主要财产是牲畜。过去，大多数牲畜集中在牧主手里。牧主通过自己的牲畜去剝削牧民。牧民經养着牧主的牲畜，可以吃点牛奶和使一使成畜。牲畜的原本和发展的仔畜以及畜产品都归牧主。牲畜的一切損失还由牧民負責，这叫放“苏日格”。如果遇到天灾、匪患或狼害，貧苦的牧民就倒了霉。旗杆嘎查的却扎木苏老大爷，給牧主放八年“苏日格”賠償了二十一条牛，后来因为还不上債，哥仁給牧主又扛了六、七年活。类似这样吃苏日格的戶，在旗杆大队就有四十二戶。

牧区还有一句話叫“吃过作价米，死在九月膘”。过去牧区是不生产小米的。牧民的吃飯穿衣全靠外地。这就是地主和奸商剝削牧民的好机会。在旗杆大队附近曾經出現过：张閻王、馬三宝、二蒙古、三蒙古等奸商地主。他們放債是：由低到高，由小到大。五分利，大加一、大加二，这些都是九月膘的基础。在粮食貴的时候，他們把粮变成錢生利息，粮賤的时候，就把錢变成粮，生粮利。有时一年变几次之后又提出本利平，驢打滾。这些債務在超过了家里所有財

产的时候，就把家产全部抢光，中了九月膘。民国十七年到二十五年，旗杆嘎查就有六十二户牧民上千的牲口被这些人抢去，致使受了穷。

苦 水 无 边

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四四年的二十年中，牧民群众经历了封建军阀和日本统治时期，它们一个比一个压迫剥削的更残酷。特别是日本人来了以后，官府封锁，不让群众运粮，牧民们就等着吃那点配给粮。人们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夏天靠野菜生活，冬天靠打野兔、蒺藜根度日。成群的牛羊赶交给日本鬼子，换来的是几尺葱皮似的白布，逼得人们没办法只好弄点破羊皮冬天补换。夏天皮袄毛朝外穿着。因此，人们说这是“长毛时代”。有不少人根本穿不上衣服，十七、八岁的姑娘也只好光着身子。

生活日用品更是相当缺乏。日本人的所谓“配给制度”大部分让村、甲、排长和牧主们从中搜下。牧民们常年用不上火柴和针、线。就在这二十年当中，让这些重山把牧民压的喘不过气来，不少人流离失所，冻饿而死。就朝根文都和旗杆等村有一百二十户人家四百八十余口人，不得不离开草原走往外地，甚至至今还未返故乡。他们其中不少人是永远也不会回

来了。三星他拉金山家里六口人在一九三九年就餓死四口。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不仅連年灾荒，而且疾病严重。旗杆、四楞山等地就有十四戶牧民断了后代，关上了家門。

奴隶的血和泪，几天几夜也說不完啊……

今 昔 两 重 天

敖恆 口述 宝音、王夫 整理

我今年四十岁了，一直住在达茂联合旗白彦花公社阿拉騰紅格尔的敖包下边。现在，周围百八十里的人们，每当谈到我的生活时，他们总是先从我这部血泪交加、永生难忘的悲惨历史说起。

我九岁的那年，家有姥姥、妈妈、弟弟、妹妹和我五口人。两个舅舅从小被抓到庙上当喇嘛去了。妈妈给喇嘛庙放羊。她拼死拼活的劳累一年，只能得到一点羊毛，拿来换些救命粮。我们经常揭不开锅，妈妈饿着肚子放羊，还得背着筐拣粪，晚上还要下夜照管羊群，成年睡不好觉。她就这样，为着一家人的生活，在饥饿、寒冻、劳累的路子上挣扎着，挣扎着。记得在一年冬季里病倒了。妈妈病了，谁来放羊？全家老的老、小的小。看来，只有我来接替妈妈这条泪水浸泡过的牧羊鞭子了。

真是穷人灾难多！妈妈病倒，弟弟妹妹也病了。

不几天，大舅舅也从庙上病回来了。媽媽一病，像一間房子抽去了大梁，生活更没办法，別說請医生治疗，就是一口热飯也吃不上。媽媽像个木头人一样，直挺挺地躺在那里。一个多月以后，她咽了最后一口气。接着大舅舅也死了。弟弟妹妹，算是保住了命，可瘦得只留下了一把骨头。

媽媽死后，我們弟妹几个就和姥姥相依为命。从此，我們的生活更加艰苦。我十一岁那年春天，下了場大雪，天气特別冷。下雪不久，姥姥又病了。我只顧在蒙古包里服侍姥姥，那二百多只羊由于沒人放牧，連冻帶餓死得只剩下十二只。自己的几头牛和几只羊也丢了。第三天，姥姥有气无力地說：“孩子，羊几天沒吃草了，你去放羊吧！”我想：这些羊不放，都得死，可是我要放羊走了，誰来照顧姥姥呢？正在这时候，我二舅舅从庙上回来了，我才出去放羊。

晚上回来，很远就看見我們蒙古包的天窗盖住了。我心里很紧张，拔腿就往家跑，跑到蒙古包前，二舅舅出来挡住我，不讓我进去。过了一陣，米哈拉舅舅也来了，他俩把姥姥从蒙古包背出来，我見姥姥一条腿和一只脚，墨黑墨黑的，那时，我不懂是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姥姥是冻死了。

姥姥死后，我們成天哭叫着，个个都成了泪人。

二十多天以后，米哈拉舅舅拉来三峰骆驼，说要接我们走，他把那个住人的蒙古包送到庙上，说是为了姥姥、妈妈、大舅舅升天，敬了神。只留下一副没毡包的“哈那”和两个装死羊肉的小木箱，驮在骆驼身上，来到了米哈拉舅舅家。

米哈拉舅舅是二姥姥的小子，从小抱给嘎勒玛做养子。嘎勒玛有大小畜好几百头，是个巴音（牧主），家里一切事情都由她掌管，米哈拉舅舅无权过问。我们来到，她很不高兴。我想：不管咋说，她会给一碗饭吃的。谁知，不到十天，她把弟弟送到庙上当了喇嘛；不到二十天，她把妹妹送了人；不到一个月，她家来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这个女人她装出一副慈善、可亲的面孔对我说：“孩子，跟我走吧，我给你吃好的穿好的。”米哈拉舅舅也说：“孩子，为了有饭吃，去吧！”我一听有饭吃，也就跟着去了。

没想到，这个女人就是有上千头牲畜的巴音——娜日斯楞。她以欺压、剥削穷苦牧民出名，人们叫她“母老虎”。我来到“母老虎”家，头几天还好，过了几天，她的真面目就露了出来。她把羊倌解雇后，把五百多只羊全叫我来放。早上只给我吃些残茶剩饭，还让我背个柳筐拣粪。晚上回来后，还要挤牛奶、担水、烧火、做饭，不管做什么事情，稍有不和

意，就劈头盖脸的打我。一次，我刚放羊回来，“母老虎”叫我担水，她在后边监视着。我担着一副有我半截高的大木桶，到井上打水，水打满后往肩上一担，晃晃当当地走了几步，身子一歪就从井台上摔下来。我才十二岁，还是个孩子，怎能担起这么重的水呢！可是，“母老虎”不管这些，她拿起扁担把我打倒在地。等我醒来，她还在大声咒骂着：“讨吃鬼，还不快把水担回去！”我当着“母老虎”是不敢哭的，只好把眼泪咽到肚里去。到了晚间，我的脊背还阵阵剧疼，用手一摸，原来肿起拳头大的一个疙瘩。

我的仇恨谁知道？我的苦水何处倒？真是哭天天不理，喊地地不应。我只有在草滩里没人的地方痛哭一场。我哭着哭着，母亲的影子，她生前的一切就呈现在我的眼前。我又想起弟弟妹妹的瘦小身躯，他们的一切在我脑海里盘旋。弟弟妹妹呀！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受罪？有时，正在我苦思的时候，“母老虎”就像幽灵一样，突然出现在我眼前。她发疯似地喊道：“你这个讨吃鬼，不放羊坐下等死？”不等骂完，鞭子就像雨点一样的落在我身上。每次打完，条条血痕，像蜘蛛网一样布满我全身。我黑夜睡在那冰冷的蒙古包里，浑身疼得要命。我反来复去地想，这样的苦日子何时熬到头，我该怎么办？我想逃跑。这个念头一直在脑子里。我十三岁那年，那是春季里的

一天，我像平时一样到草滩上放羊，当我看到跟前什么人也沒有时，我想不趁着这个时候跑什么时候跑，于是我丢了羊，就大步地跑起来了。沒想到“母老虎”早把我監視上了。沒赶我跑出五里路，“母老虎”派人把我抓了回去。“母老虎”連罵带打整整折騰了我三天，第四天头上把我送到嘎勒瑪家說：“你这个外甥女沒福气在我家，現在送回来了。”

我在“母老虎”家，整整受了三年苦。“母老虎”只給我做了一件单衫。到冬天为了抗寒，我滿身裹滿了破皮烂毡块；到夏天为了遮丑，我全身披滿了破布烂条条。

嘎勒瑪見我这个破烂相，不滿地說：“在人家沒福气，就在我家吧！”她这么一說，我心里思謀：亲戚倒是比外人强。可万万沒想到，嘎勒瑪比“母老虎”还要恶三分。她开口罵我討吃鬼，伸手打我耳光子。沒到三天，她和“母老虎”一样，把一个羊倌解雇，讓我放羊。早上放羊走时，給我吃一把炒米，晚上回来只給我喝两碗酸奶子。她高兴了給我吃一点病死或被狼吃剩下的死羊肉、死馬肉，不高兴时，就連这点死畜肉也不給吃。邻居波勒吉德老太太，見我瘦得不像人样子，有时給我吃一点东西，若被嘎勒瑪看見她还讓。

有一天，我放羊回来，天很晚了，肚子也餓了。

我滿以为两碗酸奶子还是可以喝到的。可是，嘎勒瑪一見我就凶神惡煞地說：“羊沒放好，不能喝奶子了。”这还不說，第二天一天連飯也沒給我吃。我实在餓得受不住，就跑到波勒吉德老太太蒙古包里，見包里有点炒米，拿起来就吃。波勒吉德老太太看見我这样可怜，她对我更好了。

波勒吉德老太太，是个給庙上包放駱駝的穷苦牧民。她有一个和我一样大的姑娘。家里有些好吃的，总是讓我和她姑娘分着吃。有时也給我点穿的。但是，我在亲戚嘎勒瑪家放了四年羊，沒吃过一頓飽飯，沒穿过一件她給的衣服。我这条命还是波勒吉德老太太用穷人的心血保住的啊！

我先后在“母老虎”、嘎勒瑪家，过了七、八年挨打受罵、飢寒交迫的痛苦生活，慢慢传揚出去，周围百八十里的穷苦牧民听到了，都为我这个孤苦伶仃的孩子落泪。当时，有个穷苦牧民道尔布的母亲听說后，就把我叫到她家里，給我換上新衣服，穿上了新蒙古靴，讓我和她一起給人家放駱駝。看起来，只有穷人和穷人才是亲的。時間不久，这件事叫巴音——苏米雅知道了，他又把我搶去，从此，我又陷入狼窝，过起苦日子。我十九岁那年正月，扎木森“梅林”，派“宝什格”来苏米雅家传令說：“梅林命令，明天日头出来，把敖恒送到梅林家。”說完就走了。梅林

的命令誰敢违抗，于是，第二天日头出来时，我就被送到梅林家了。

提起扎木森“梅林”，达尔罕草原的穷苦牧民，对他都恨的咬牙切齿。他把这块辽阔、肥美的草原，霸为己有。穷苦牧民的牲畜跑到这里，他就没收。他每年强迫十几个穷苦牧民，为他做无偿劳动；并豢养家兵、打手，这一带牧民见了他，像见了“魔鬼”一样。

我刚进扎木森家门，他假惺惺地说：“你是我的亲戚，你现在无依无靠，就在我家住吧。”我想：姥姥、妈妈在世时，从来没有提过这门亲戚。我明白，这是扎木森在耍手段。第二天，我就为他提茶倒水，烧火煮饭，整天呼来唤去，我简直被他支使的连东南西北也分不清了。过了一个时期，又叫我放羊，我白天劳累一天，晚上回来，还得挤牛奶、担水、烧火、做饭，白天黑夜，没有一点闲空。他手里经常提着一根红柳鞭杆，见谁不顺他的眼，马上就用鞭杆打谁。我受不了扎木森家的折磨，就决心逃跑。一天，我出去放羊，我走得很远，见后面没人监视，撂下羊群就跑，等我跑出二十多里路，扎木森又骑马追来，用套马杆子把我套住，走一步抽我一鞭子，一直抽到家。我想这一次是要打死我的，可是他并没打死我，原来他留下我是为了买个人情。过了几天，他就把我

許給了王爷的秘書阿納做妻子。

我去到阿納家一年多以后，他又把我送回扎木森家。这时，我已怀孕五个月了，但扎木森仍然和过去一样打罵我。一次遭到他的毒打后，我的肚子一陣陣剧痛，半夜时分，孩子出世了。可是，不到三天，残忍地扎木森就讓我出去放羊，不叫給孩子喂奶，我走到草滩，听到駝羔子的叫声，就像听见我孩子哭叫一样，心里像針刺一样地难受。我实在忍不住了，便偷偷跑回蒙古包給孩子喂奶，不想又叫扎木森看見了，他拿起碗大的一块石头，打在我背上，把我砸倒在地；等我醒来，穷姐妹們围在我身边，憤憤不平。其中一个叫艾力瑪的和梅林講了几句道理，叫梅林打得死去活来，七、八天不能动弹。

就这样，我那可怜的孩子不几天就死去了。

我二十四岁的那年冬季，草原上传說共产党、八路軍要来了；共产党、八路軍專門为穷人办事。我听了心想：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好人嗎？一天，我出去放羊，看見了一群人，他們赶着車，車上拉着好多东西，有的騎着馬，馬身上也馱着好多东西。他們賊眉鼠眼的朝西窜去，看上去不像逃难的穷人。我回去把这些情况，告訴給穷苦牧民們，他們也覺得奇怪，过了几天，我們一打听，原来这就是从錫盟西苏旗、东苏旗等地躲共产党、八路軍的巴音。这下，人們就更明白

了，共产党、八路军快要来了，我們这些当牛做馬的穷苦牧民，个个心里笑开了花。这年，刚过完年，我和从小在一起受苦的艾力瑪說：“我跑呀！”艾力瑪說：“你不怕太太抓回来嗎？”我說：“管她三七二十一！”第二天，我就騎了扎木森一匹馬朝弟弟那里跑去。十多天以后，扎木森老婆派人来找我，要我回去。我說：“梅林活的时候，要我当奴隶，梅林死了还要我当奴隶？沒有那么便宜的事了。”那人見我口气这样硬，只好把我身上的几件破衣服剝去，拉着馬灰溜溜的走了。

我在弟弟那里住了一个时期，草原上空烟消云散，共产党、八路军终于来到了草原，穷苦牧民見到了光明，翻了身，成了草原上的主人。

一九五三年，我和从小在一起受罪的官其格仁沁結了婚。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一九五八年公社化，我們入了社，每年做七、八百个劳动日，分紅一千多元。一九六二、三年，我們包放的羊群，实现百母百仔，政府奖励了我們。我們生了一个男孩叫烏力吉，現在四岁了，他活泼健壮，我們一家过着有吃有穿、欢乐和睦的生活。这是在过去做梦也梦不到的事情啊！

我的家史

陶 特 格

我是扎賚特旗巴达尔胡公社新合大队放牧員。解放前我一家是蒙古貴族套特克达的奴隶。我整整过了十五年奴隶生活。我父亲、母亲、弟弟全是被套特克达活活地折磨死的。一說起旧社会的生活，不免心酸落泪，滿腹的仇恨，难以說完。

我生在扎斯吐烏兰海利嘎屯子里，父亲給地主扛活。一家五口人，过着吃不飽穿不暖的貧困生活。我十五岁那年，姐姐被套特克达搶去当了奴隶。她每天烧水、喂猪、洗衣服，无活不干。就为此事，我父亲去王府告状，王府的一个管家說：“六月王府召会上再說吧”。这样把我父亲頂回来了。不到一个多月，王府召会开会了，我父亲又去告状。那时，王府衙門都是为有錢人办事的，穷人有冤无处訴，有苦无处說。父亲不仅告状沒有告成，反而遭到了五十大鞭的毒打，鞭痕布滿全身。父亲因身受鞭伤，又受了如此

侮辱，回家后不到一个月，就含冤而死了。死后，由于沒有錢，只用几条破烂白布把尸体包住，拉到大甸子上野葬了。

狠心狗肺的套特克达，在我父亲死后不到一个月，就来到我家里說：“你爸爸死了也好，从今以后你們一家都是我的奴隶了。”从此我家四口，就陷进了苦海。

我十七岁那年，套特克达的妹子出嫁，把我姐姐当陪嫁做了安吉（小奴才）。姐姐起早貪黑，无活不干，重的挑水、拉磨，輕的端屎、端尿，就这样干，还是挨打受罵。阿媽給套特克达做零活，我和弟弟給他放牲畜。我們早晨天不亮就得走，晚間摸黑时才能回来，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去，挨餓受冻。夏天光着脚放牧。只有一件破皮袄，四季不离身，冬天毛朝里，夏天毛朝外，破了縫，縫了又破。在严寒的冬天，这件破皮袄像紙一样，不挡寒冷。在炎热的夏天又硬得像只刷子，把身上都磨出了血。在春天，破袄上虱子多得成群打蛋，咬得睡不着，坐不稳，滿身全是疙瘩。我們吃的是連狗都不吃的米糠和稀粥，每逢年节能啃点骨头也算不坏了。奴隶們住的是风雨不挡、四面透风的破房子。睡觉时头枕木头，鋪的是炕皮。冬天冻得睡也睡不着。就这样受苦受难，还常常挨打、挨罵，受折磨。有一天日头落前我把羊赶回

来，套特克达嫌回来的太早了，便扒下我的破衣袄，沒头沒脑的打起来，那时被打的伤口，現在伤疤还在。

穷奴隶的命，不如羊值錢。我弟弟是个非常聪明的小青年，邻近村屯的穷哥們都称他是聪明的小伙子。可是凶狠的套特克达却說：“这小家伙的脑瓜子可真有个鬼劲，将来长大一定不好对付。”因此，他怀恨在心总想借口害死我弟弟。在我十九岁那年八月的一天，套特克达以几只羊被狼咬死为借口，把我弟弟的脖子夹到大車輪子里，用皮鞭抽打。阿媽知道后，赶忙跑到套特克达面前苦苦哀求：“老爷呀！留下我这命根子吧，羊丢了，我們想法賠吧。”阿媽哭着，哀求着。不一会就昏倒在地上。可是，狼一样的套特克达并没有停下那罪恶的皮鞭。可怜的弟弟就这样活活地被打死了。

穷凶恶极的套特克达，对我家的残酷压榨与剝削并没有就此結束，他还說：“别以为你弟弟死了，就完事了，再丢几只羊連你的狗命也难逃。”套特克达的手段越来越毒辣了，他使我們母子两人提心吊胆，敢怒而不敢言，不知那时大祸就要临头！

有一天，媽媽对我說：“孩子，你爸、你弟都被害了，咱們娘俩也不一定能活得了，你还是想法逃跑吧！我已老了，要豁出我这一条老命才能保住你，保住

你，好为咱全家报仇。”我心想：逃跑吧，舍不得离开阿媽，不跑吧，我这条命早晚得讓套特克达这条毒蛇送了終，全家的仇也难报了。經過阿媽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說，我才怀着为全家报仇的心离开了阿媽。

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我逃了出来。一路上奔跑，累了就走几步。天刚亮时，我到了烏兰楚魯吐屯，在一位老大娘家躲了几天。一天早晨，突然来了两个騎馬的人，其中一个就是套特克达。他們以寻查村屯为名，把我抓住了。他們威胁我說：“回去砍断你的一条腿，扒你一层皮。”我一边走着一边想逃跑的办法，走到半路，天已晚了，就住在一个大地主家里，晚上，这两个家伙喂飽肚子后，像肥猪似的呼呼地睡着了。这是个逃跑的机会，于是我就輕輕地走出屋来，一不小心惊动了地主家的狗，被狗咬掉了鞋，但是，我光着脚爬上一丈来高的院墙，逃出来了。我忍着身上的苦痛和刺骨的寒风，渡过綽尔河，又逃回烏兰楚魯吐屯。在一个穷苦老太太家吃了一頓飯，真是天下穷人心連心，这位老太太告訴我說：“这屯子在大路旁，不易避难，你还不如去离这屯东北七里路的二間房子，那里住的是穷哥們，終年没人去，可以躲避一时。”說完又拿出一双鞋和几个饽饽給我，我就赶快离开了这里。到二間房屯子遇到好心腸的貴策大叔，他看我孤孤单单一个人就把我留下了。过了几

天，我又逃到烏哈爾二家子屯一個姓敖的人家躲了幾天，又認他為干舅舅。後來又覺得姓敖的靠不住，就到白幸哈達屯，給該屯常明家當了一年長工。不想，秋後姓敖的趕着車來了，說什麼舅舅看你來了，一年的事也完了，這回跟舅舅回去吧。舅舅給你準備了吃的、穿的。當時因為我年輕閱歷少，沒有看出他的陰謀，就跟他回到烏哈爾二家子屯。可是，回來後一切都明白了。不僅沒有穿的，就連肚子都填不飽。一年流血流汗掙來的一點糧食也被騙去了。在那黑暗的社會里，像我這樣流浪在異鄉的人，那里是訴冤之處呢？我沒有別的办法可想，只好返回白幸哈屯，又在常明家當了一年長工。為了尋求活路，在別人的介紹下，給人家當了養老女婿。

我逃出後，可憐的阿媽在套特克達的欺壓和奴役下，生活更苦了。她因思念兒子，每天都哭，以致哭瞎了眼睛。由於繁重的勞動和老人過度的悲傷，身體一天不如一天，不久阿媽就含恨而死了。到此，我一家人逃的逃亡的亡。雖然事隔二十多年，但回憶起來，就不免流出傷心的眼淚。這是階級仇恨，它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靈深處。是我永遠也不能忘記的。

當人們高唱：“共產黨像太陽”，我覺得共產黨比太陽還亮，毛主席比爹娘還親。千言萬語說不盡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恩情！沒有共產黨和毛主席，別說我陶

特格一个人，就是一百个陶特格也早被地主們逼死了。

一九四八年共产党和毛主席派来了土改工作队，他們专门到穷人家来訪貧問苦，給穷人講解受压迫受剝削的道理，告訴人們要想翻身得解放，必須要團結起来，把奴隶主和惡霸地主斗倒才行，大家明白了道理后就热火朝天的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打倒了奴隶主，打倒了地主惡霸，穷人分得了土地，穷苦人才算翻身，解放了出来。我同所有的穷哥們一样，結束了牛馬不如的生活，跳出了苦海，見了青天。受苦的貧人和奴隶們都站了起来掌握了印把子，成了主人了。土改以后，共产党又領導农民搞互助組、合作社，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出現了生产大发展，真是人畜两旺。随着生产的大发展，我家的生活也同广大社員一样，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自己有两間正房，屋內摆設都很整齐，生活日用品样样都有。这同奴隶生活比起来，真是大翻身大变样了，一家八口人，四个男孩两个女孩，大儿（团员）今年光荣的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儿在中学学习，我由一九五五年一直放牧到现在，一連八次被选为大队、公社的牧业模范，并得过一面紅旗，大家称呼我“好管家人”。同志們想想吧：旧社会的奴隶今天成了集体的好管家人，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过去連做梦都沒有想过的事情，

今天实现了。每当忆苦思甜的时候，我周身的力量就更大了。旧社会给人家当奴隶的我，今天却成了管家人，这怎么能忘掉共产党和毛主席呢！我只要有口气在，就不能忘掉集体，不能忘掉旧社会的苦，不能忘掉阶级斗争。不能忘记努力建设社会主义，要把我们穷人的江山保得牢牢的，建设得好好的。也要教育子孙们不能忘记阶级仇恨，要永远革命，革命到底！